

本土文本



□刘剑波

乡下爷爷(小说)

绘图
瞿溢

江海新韵

运河边(组诗)

□鸣钟

把所有可以投向河流的事物都投向河流

投影在房间的墙壁上
枝叶婆娑
像是褪色的水墨时间在鸽子的翅膀上
递给我们
晨光的波澜
波光里有云影昨夜的露水深浓
凝结在窗前
一盏月光
不够两个人对酌
更不够一匹马痛饮河水流淌
但河水依然还在流水
我们的双手托起河床
呈上自己
这仿佛是在
向上苍敬献着哈达

我们还能向河流索要些什么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当风帆远去
晚风抚平了水面上的裂痕
又激起更多的波浪不息的流水
翻阅自己身体里的浪花
像躺下的人那样

盲人歌

清晨的光
夜晚降临，
窗户边升起烛光，
餐盘里装着早晨的鱼肚白，
一小盒酱油和醋。
清晨升起的光，
在傍晚的时候就沉没了。仿佛是光
来到这个世界
人们期待着万物呈现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它本真的一面

清晨的光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光照见了一切
如果你眼睛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在一个纪念劳动的节日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去探访山野的蜜蜂

清晨的光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我看见蜂王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坐在蜜的中央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光已经降临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但我们的眼是瞎的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树上的羽毛球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远远看见樟子树下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两个孩子正敲打着树枝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这时候又没有果子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打下来叶子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能派什么用场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走近了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我才看清楚这俩孩子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他们敲打树枝的是两支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铝合金球拍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树影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风摇不动它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风摇动树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然后才能摇动它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而光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只是移动自己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然后这棵树的影子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就被移动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白鹭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远处重叠的云影里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降下来几朵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在芦苇的边上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展开你写来的信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风来如雪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芦花纷飞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停云如雪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白鹭静立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你把你想象的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逐渐铺开在我的眼前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我的眼前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是静谧的运河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不息的流水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逐日逝去的晨昏光影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留下芦苇

我们骑着同样的马
走过同样的路
而你，却比我更接近光

芦苇边上有几朵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静立的白鹭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早晨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门前的树木

怀中的花朵
已经被种植在天上
有一些
将要升为星辰

麦穗儿黄时杏子熟(散文)

□李灿

楼,广告牌……就是没有小卖铺。秀奎有点绝望,但还是执拗地寻找着。

这条街的尽头是一条马路,秀奎穿过去,又来到了一条街巷。这条街道跟刚才的那条比,无论是店铺、道路、建筑、树木还是行人,都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秀奎悟出了一个道理,上海之所以让人容易迷路,是因为一切都相似。

总会找到小卖铺的!秀奎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不过,一直找到日头偏西,还是没有找到小卖铺。

秀奎饿得前胸贴到了后背。秀奎想吃一碗面条了,里面最好放几根青菜,当然,要是面条上搁一颗荷包蛋,那就更美了。

现在,秀奎要找的,不是小卖铺,而是面条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是秀奎现在唯一的奢望。不要求有青菜,更不要求有荷包蛋。只要一碗热气腾腾的光面。

可是找面条店,好像跟找小卖铺一样难。秀奎坐在路边的花坛休息了一阵。秀奎饿得再也走不动了。后来他发现左手方向不远处有一家肯德基店,墙上的那个老头很亲切,好像是遥远的外国亲戚。

肯德基店里也是人山人海,柜台前排着长队。秀奎想,要是轮到我可能就会饿死了。秀奎仔细看着墙上的价目表,最便宜的套餐也要50元。秀奎走了过去。

秀奎到隔壁超市买了两瓶水。这是家便利店,除了水,还有酒,香烟和面包。秀奎找那种不超过10元的面包,可是没有找到,最便宜的也要20元。秀奎最后就买了两瓶农夫山泉。

一口气喝下一瓶农夫山泉后,秀奎不那么饿了。另一瓶他掖在腰带里,等到饿了再喝。

附近有个公交车站台。秀奎一屁股坐在候车的长椅上。很多人宁愿站着等公交,也不愿坐在长椅上。所以,长椅上只有秀奎一个人。

公交车来来往往,吐出来很多人。秀奎却一直坐在那里。后来有个衣着和派头很像上海人的老头也坐到长椅上来了。

老头主动跟秀奎打招呼,你是苏北人吧?

秀奎觉得这个老头很像他死去

的哥哥。秀奎差一点掉下泪来。

我祖上是苏北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也是苏北人。老头不仅中气十足,而且目光敏锐,你孩子在上海吧,你是到孩子家来的吧?

一提到这个话题,秀奎就喜颜悦色起来。我儿子来上海好多年了,娶的老婆也是上海的,这小子有本事啊。他的老婆,也就是我的儿媳,好看得像电影演员呢。他们早就有房有车了,还生了个漂亮儿子,取了个外国名字,长得也像外国人。小家伙又聪明又可爱。

可是从秀奎嘴里出来的,却是:你知道哪儿有小卖铺吗?你是老上海,肯定知道。

秀奎满怀希望地盯着老头。

老头说,上海怎么会有小卖铺呢?小卖铺乡下才有啊。你找小卖铺干吗?老头又说了很多,可是秀奎一句都没听进去,他脑袋里好像飞进了很多蜜蜂,嗡嗡嗡,嗡嗡嗡。秀奎像一只衰老无助的蜘蛛,在这张网上瞎爬。

秀奎看到对面小区门口的大石头上写着“康城”,就说爸爸在康城呢。

啊,你怎么跑这么远。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跑着跑着就跑到这儿来了。

爸爸啊,我要下班才能来接你。你不要瞎跑,到附近的商场去暖和暖和,那儿有空调。

秀奎十分感慨,到底是亲骨肉,打断骨头连着筋啊。

李煜接回秀奎,焦点访谈刚开始,播音员对着空空的沙发说话。播

音员看到沙发上挂着一幅挂在长方形镜框里的山水画。那是淑玉的母亲,一位老年大学学员的手笔。

房间门紧闭着。我不想吃东西,秀奎对李煜说——在回来的路上,李煜就说下面条或者馄饨给秀奎吃——我想躺会儿。

秀奎像一摊泥似的躺在书房里的沙发上。秀奎想贵凤了。呕心抽肠地想。贵凤啊,请你给我爹娘,还有你婆母,说一声,让他们再等几天,我过了年就回乡下给你们烧纸。你们还有钱吗?过冬我烧给你们的钱都花完了?要是没花完,你们就凑合买点年货。要是花完了,你们这个年就过不好了。你们过不好,我心里不好受啊。我恨不得连夜赶回乡下,这样,明天就能把纸钱烧给你们了。其实,今天在街上找小卖铺时,我也动过这个念头。有几次我差点上了公交车去长途车站了。可最后还是克制住了。要是我走了,儿子会伤心的。还有,我还没跟孙子亲热够呢。我太喜欢这个小家伙了,他跟我也很亲。我真亲,到底是李家的骨肉啊。

秀奎跟贵凤说了一阵话,心里舒坦多了,随即睡意像潮水般涌来。

跟昨晚一样,秀奎没睡多久,又突然醒过来了。秀奎醒来后,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从枕头底下摸出老人机看了看,还不到九点。小家伙还没睡吧,我得跟他解释一下,我不是怪兽变的,我怎么会是怪兽变的呢?我只是他的爷爷,是爱他的爷爷。只有跟小家伙解释清楚了,我才能睡得踏实。

秀奎昏头涨脑地从沙发上爬起来。

客厅里的电视还开着。刚才说话的房间已经安静下来了。秀奎觉得那是李煜和淑玉的房间,杰克的房间应该在客厅对面,秀奎没去过杰克的房间,但他凭直觉认为,那就是杰克的房间。杰克可能睡了,不管他睡没睡,我都得进去看一下,哪怕在他床头坐会儿也好。

秀奎推开门时就像跌进了一个大坑,不,是万丈深渊——根本不是杰克的房间,是卫生间。淑玉正在淋浴。秀奎听到一声尖叫。秀奎眼前一阵发黑。他想赶紧躲开,可是他的腿和脚根本不听使唤,身上所有的零部件都失灵了。(四)

麦穗儿黄时杏子熟(散文)

□李灿

饱满的种子等待收割,兑现一粒粮食对土地的承诺。

与田野上麦穗儿前脚接后脚成熟的,是陆续上市的杏子。在没有看到杏树之前,我一直以为酸甜可口的杏子长在水果超市的盘子里。在我爸爸的一位承包道路绿化工程的朋友的院子里,我第一次看见杏树。站在杏树底下仰望,一粒粒泛黄的杏子在阳光底下闪着明黄色的光芒,像一枚枚半透明的玛瑙。一枚枚黄色多汁的果子中间,夹杂着几枚泛着果肉红的果子,在瘦薄的绿叶间,